



水旱码头

刘维颖·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水旱码头

刘维颖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旱码头/刘维颖著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5039-2528-0

I. …水 II. …刘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8267 号

水旱码头

著 者 刘维颖

责任编辑 董瑞丽

责任校对 方玉菊

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625

字 数 4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528-0/I·1186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楔 子

黄河啊，我的母亲！

您苦难而壮丽的童年多么令人惊叹。巴颜喀拉山以她千万年之积雪、万万年之冰冻为您制作襁褓，浩浩宇宙驱动漫天狂风为您生命的足音壮行。饥饿如恶虎，严寒似利刃，您的生命与啼饥号寒同在。您在冰雪的襁褓中挣动，渴望自由。您温热的泪水与冰雪交融，化作涓涓细流潜潜而行，终于在雅拉达泽山麓汇作涛涛急流，轰轰哗哗冲出崇山峻岭。

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了您的面前。您看见了青山绿水，平畴沃野，高树茂林，鲜花碧草。暖风拂面，百鸟争喧，生命原来是如此繁富、美丽！您一路欢歌着朝前飞奔，过川甘，经宁蒙，纳百水于裙裾，携千流于袍襟。秀女初成，青春勃发。您汲天地之精华，取日月之风神，怀昆仑之愿，秉大海之志，或作柔波，或挟风雷，斫野山草树以自饰，掠高原土石以自娱……

您渐渐成熟了。

您在顽皮淘气、任性率真之外，更多了一些深沉、稳健、奋发。您善良而刚毅的性情更令人爱恋，您朴实而聪慧的风神更令人激赏，您丰满而窈窕的身段更令人心旌摇动。您懂得了奉献，并以此为生命的出发点和归宿。您脚步盈盈地走来，所到之处，田园更润泽，草树更繁茂，庄禾更水灵，禽兽更健壮，炎黄子孙更兴旺。您以您的躯体负载着无数舟楫，

将西北盛产的粮油、皮毛、盐碱、药材源源南运，又使南方盛产的茶叶、丝绸、布匹、陶瓷及种种“洋板货”源源北输。于是，商贾为之欢欣，生民为之礼赞，华夏文明为之勃兴，人们竟一时忘却了您撒泼撒赖时引发的祸端，任性胡为时酿造的灾难。

啊，母亲，您的确是成熟了。您时而沉静如绣女坐阁，时而喧嚣如万马驰骋，时而温柔如轻风拂柳，时而刚烈如电闪雷鸣。那一个个漩涡是您对宇宙奥秘的探求吗？那一股股泥沙是您对沧桑岁月的忆念吗？那一朵朵浪花是您对爱情的呼唤吗？那一座座波峰是您生命的感慨吗？那一阵阵喧哗是您激情的抒发吗？……母亲啊，您的生命是多么富有！

湫水河，这是一个多么潇洒的名字。他的形象一如他的名字般英俊。他兼具女性的温存男性的刚毅，学者的深沉平民的幽默，还有老叟的笃定稳健和童稚的天真活泼。虽然，与母亲相比，他的出身实在是太寒微了。然而也许正是这种出身，使他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虚狂和骄纵，有的只是平和谦逊、不卑不亢，所以在与母亲的初次谋面中，便成功赢得了母亲的欢心。当他从那座名不见经传的黑茶山走出来时，似乎已有了某种预感，于是便满怀幸福的憧憬一路南来与母亲相会。

就在他们紧紧相拥的一瞬间，春雷阵阵响彻寰宇，闪电灼灼照彻穹隆。之后，两条彩虹同出一隅，一万只凤凰三万只喜鹊翩然起舞，欢声放歌，一片连天巨浪在他们身前身后轰然涌起……于是大同碛横空出世，此地从此被称作“碛口”。

这是一片幸运的土地。母亲黄河的多情、善良成全了它。从此，舟船到此纷纷泊碛驻足，商贾到此纷纷登岸留宿。聪明的碛口人审时度势，先以北去四五里的侯台镇为基地做起了货物批发、转运生意，继而在碛口设埠招商。就这样，大清康、乾年间，一个人烟辐辏、货物山积的水旱码头轰轰烈烈地出现在晋陕峡谷的黄金水道上。

第一章

大清道光元年，一个夏日的黄昏。

招贤都李家山村笼罩在绛紫色的霞彩中。鸟儿聒噪着掠过头顶，飞向村后的林子。村道上走着从田间晚归的农夫，他们扛着农具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间或有人放开嗓子唱三句两句谣曲。赶着羊群的汉子从后山的草坡回来了，村子里一时热闹非凡：稚嫩的苍老的咩咩声夹杂着或雄壮或疲弱的犬吠声，还有公鸡的咕咕声母鸡的咯咯声组成了山村特有的交响乐，将这个黄河岸畔的村庄渲染得生机勃勃。

这是一个气象颇为不俗的村庄。那三道梁、两条沟的地势，活脱脱一只飞出深山的彩凤。李氏祖上原是临县北端阳坡村人，明成化年间迁来此地。百余年前，碛口商埠开发建设启动，李氏慧眼识时，即与西湾村盛氏家族联袂履艰，上演了一出彪炳史册的壮剧。一百年间，碛口已成为享誉北中国的水旱码头。李氏以水流山积的财富做后盾，在两沟间的凤首及东西两翼中之一翼大兴土木。而今，依山就势，高下叠置的明柱厦檐四合院已经修建五层，第六层亦在施工中，那赫赫威威的气势令每一个初来此地者咂舌。此即所谓东西李财主。惟在凤的左翼及腋下，掘了些低矮的窑洞，盖了点儿简陋的草棚，住着陈、崔两姓穷人。其实他们才是这方土地最早的开拓者。村子原叫“陈家湾”，可如今却鲜有人如此称呼了，竟一律改叫“李家山”。外人为将这穷人的李家山与富人的李家山相区别，便又以“大村”、“小村”呼之。





此刻，西财主李瑞第五代孙李运旺的府内早已是明烛高烧了。几支手臂粗的红烛高擎在四合院厦檐下的明柱上，连下院牲口圈里也烧了两支。如此奢侈的做派在李府可是从未有过的。也难怪，一个时辰前，李运旺正在碛口镇自家的商号“天成居”忙活，家里新收用的小跑腿儿柱子一路吁吁喘息着跑进门向他禀报，说什么他的女人王氏要生了，又说他家那头青花牝牛也要生了。

李运旺是那种时常同下人嘻笑喝骂、忘记自个儿“掌柜的”身份的人，因见那小跑腿儿结结巴巴、唔唔哦哦说不成个囫囵话的样子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骂道：“你娘的脚！到底是人要生了，还是牛要生了？”

柱子急得涨头臊脸，越发的语不成句了：“夫人……牝牛……她们要不生，就不生；要生，就要……生了……”

“你娘的屁股蛋！我还不知道‘不生就不生，要生就要生’了？”

“是夫人不生时，牝牛也不生。夫人要生，牝牛也要生哩……”

“你娘的大腿！到底是……”

“是……两个都要生了。”小柱子终于将想说的意思简明扼要说清爽了。

这一下，李运旺听明白了。这事可是非同小可！李氏家族到他爷爷这辈，人丁就不兴旺，东西财主都是一线单传。到他爹这辈，各自娶过三房女人，到最后还是单传一线。他和族兄李运兴各撑一门，都希望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出现中兴之兆。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，运兴娶妻后连生四子，还真“兴”得可以。然而，到他李运旺这里，却又一点儿不“旺”了。他爹为了早抱孙子，十五岁那年就给他娶了王氏。可八年过去了，至今仍是愧无所出，他怎能不着急啊！

现在，王氏总算要生了。前段时间，李运旺特意请了算命先生掐算。那先生问了王氏的生辰八字，怀孕时日，沉吟半晌，满打满包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，定是男丁无疑！”喜得李运旺当即命

夫人拿出二两一锭的银子做了谢仪。

李运旺将手头的营生交待给字号二把刀，便随柱子朝家赶，眼前仿佛已经看到夫人王氏正怀抱一个大胖小子，笑咪咪让他摸那娃儿的小鸡鸡呢。李运旺不由咯咯笑出了声。

“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哩……”

小柱子一边颠颠地跟在掌柜的后头朝前奔，一边不停地唠叨。

李运旺一惊，问：“怎么，我女人她……肚子疼？五婶没去？”

五婶是接生婆。

小柱子笑道：“我说的是咱家那牝牛……”

“噢，你娘的！牝牛也该请个牛医生啊……”

李氏家族虽已经商百年，但根子依然深深扎在黄土中。先祖有言：“商为摇钱树，农是立命根。”钱再多，锄把子不可丢。从李运旺的爷爷这辈起，李氏代代谨遵此训，一手经商，一手务农，不惟起楼造屋的气魄越来越大，田亩竟也越来越广。李运旺雇着三四个长工，养着五六头使役的牲畜。那青花牝牛性情温驯，灵醒听话，且力大无比；前面已生一胎，是一头绝好的花斑公牛。这一回青花牝牛打栏时，李运旺夜梦一只非牛非马非猪非羊的怪兽闯圈，彼时一团紫雾笼盖畜棚，冥冥之中有无数只喜鹊喧闹不已。李运旺梦醒之后，暗暗称奇，确信此为祥瑞之兆。待到女人王氏怀孕，李运旺对那祥瑞之兆更是深信不疑了，便对那青花牝牛格外看顾起来。谁知那青花牝牛自从怀犊以来，三天两头闹圈，不是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就是不明不白整夜叫唤，又奔又跳，像要从圈里蹿出去似的。李运旺不知此为何意，实在让人担心，但愿它能顺顺当当生了。

李家山离磧口不过四五里地。李运旺一路紧赶，回到家时，五婶已经到了。夕阳淡淡的余晖抹到远山顶上，胭脂似的。

王氏虽然未生，倒还安宁。只是每隔一阵，皱着眉头呻吟三声五声。倒是那青花牝牛凄厉的叫声让人心惊。

五婶见李运旺回到家，拐着一双小脚迎上前来，讨好地絮

叨着：“你这女人小小年纪，实在是皮实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女人生孩呀，遭罪哩！我说‘你呀，想叫就叫，想哭就哭’，你女人却硬是一声不吭，真是少有呢……”

李运旺一边朝上屋走，一边吩咐下人：“上灯！啊……不，快把咱那几根大红蜡烛点上。点上，一齐点上！狗日的，今儿咱可是双喜临门呢……”

李运旺进到屋里，握了握女人的手，问：“怎样？”

女人一头汗水，嘴唇干裂，却还朝着他笑笑，道：“我没事。那牛是怎啦？你快去看看呀……”

李运旺又握握女人的手，这才来到院里，急急赶往大门西侧的牲口圈。在大红蜡烛照出的昏黄的光晕里，那青花牝牛蹬动着四肢，仿佛在拼着最后一点儿气力完成一桩神圣无比的事业。一个身穿蓝马褂，背上搭着一条指头粗细的黄毛辫子的男人蹲在高高隆起的牛肚子前，正用一只脏兮兮的手在牝牛命门那里掏动，神情十分的庄重。

这人就是牛医生。几个刚从田里回来的长工围在他的身后。

终于，牛医生万分惊喜地欢呼道：“好了，要出来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一个血糊拉杂的、小孩拳头样的东西从牝牛那个地方突了出来，立刻激起一阵更为热烈的欢叫声：

“是牛犊子的脑袋……”

“是嘴巴，是嘴巴。脑袋还没都出来哩……”

接下来，欢叫着的嘴巴尚未合拢，牛医生的一声惊叫使在场的人都呆愣了：“啊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原来，这阵子，那东西的脑袋都出来了，却长着一对雄鹿似的犄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响，那东西完全落地了。刚一落地，便就地打了一个滚，站了起来。这时，众人才将它看了个真切，便不约而同“啊”地大叫一声。你道那东西生得啥个模样？却原来似牛非牛，似马非马，似鹿非鹿，似犬非犬。最显眼的是披着一身金鳞，长着两根獠牙，碧眼，秃耳，长须，扇尾，额上长着一片白斑。那一副犄角不太大，却格外壮实。

有人终于醒过神来，叫了一声：“这是一只麒麟啊！”

众人随即纷纷附和：“没错，是麒麟。”

“李掌柜，恭喜啊！”

“瞧那额头的白斑多好看，就叫它斑斑吧。”

站在一边发愣的李运旺也醒过神来了。他想到“麒麟送子”的古传，便欣喜地朝上屋看看，哈哈笑着连说：“好、好、好，就叫它斑斑了。”

牛医生看看斑斑，忽然现出一副什么都明白了的神情，惶惶叫道：

“啊呀，不得了啦，是个怪物啊，什么麒麟呀！”

一边说，一边拔腿朝外跑。

随着“啊呀”一声大叫，牛医生失足掉下了大门外的高坎墁。待到众人将他抬上来时，人已咽气了。

李运旺见牛医生好端端被自家请来，却横着倒在了门外，气得对众人大叫：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打，快把这不祥之物给我往死里打啊！”

众人便取了铁锹、镢头朝着那斑斑砍砸起来。谁知那斑斑并不怯惧，却将最先砸到身上的一把铁锹咬住。

众人一见，不由得浑身战栗起来，哪里还敢再动它！

李运旺气得两眼血红，从一个长工手里夺过一把镢头来，没头没脑地朝着那斑斑砸下去。随后各种器械雨点似地落到了它的身上。霎时间，鲜血迸流，气息奄奄……

这时，闻讯赶来看究竟的村民已经将李家街门外围得水泄不通。只见一个壮汉拨开众人走上前来，一伸手，将当空举着的器械夺过撇到地下，大喝一声：“快住手！这好歹是一条命啊……”

这汉子名叫崔壮，家住小村，是个靠肩膀挣钱糊口的码头苦力。

第二章

牛医生的尸首还躺在李运旺家的院子里，而他的女人王氏被院子里发生的事吓得浑身筛糠似地抖，连肚子里的孩子这阵儿也敛气屏息，没有了动静。

里里外外的大红蜡烛被撤换下去了。厦檐下，一盏素纸灯笼发出惨淡的光芒。

李运旺蹲在死人脚头，呜呜地哭得伤心伤意。亏得他的族兄李运兴带着四个儿子赶过来了，指挥着众人先给牛医生洗涮穿戴齐整，弄了副上好的棺木收敛了，然后拉着李运旺一道赶往五里外的牛家塔死主家请罪。好在死者的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加之李家原是牛医生的老主顾，李家一向待他不薄，所以他妻子只是哭得要死要活，倒没提啥过分的要求。可人家不提什么，李运旺心里越发不是滋味，哭着道：“大嫂啊，往后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兄弟好了。你的日子不用发愁，有我李运旺吃的穿的，就不能叫你一家饿着冻着……”

牛医生只有一个男娃，今年十五岁了，叫牛琨。李运旺摸着小牛琨的头说：“琨儿从现在起，算我天成居的伙计了。大嫂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材……”

弟兄二人好一阵儿安慰，总算让死者的妻子止住了哭，这才将牛医生的埋殡事宜提出来做了一番商议。一切开支自然都是由李家承担，但求死主按自家的意愿示下而已。

后半夜，弟兄二人回到李家山，吩咐人弄了一辆牛车，将

牛医生的灵柩送回牛家塔。村外搭了灵棚，金童、玉女、纸塔、香表、荤素供献……——摆设就绪，然后请来死者的妻儿，同亲人见了最后一面，验看了一切，表示认可后，补烧倒头纸。那母子俩哭得哀哀恻恻，李家弟兄亦带领阖家主仆哭拜在地。李运兴早将他的大儿媳带了过来，这时便让她负责劝说死者的妻子止了哭回家歇息；又命自己的四个儿子陪着牛琨以孝子的身份一道守灵。李运旺也早安排人请来阴阳先生在灵棚里忙活开了，单等天亮后上山相看穴位，又派下两个长工负责打墓。

待到一切安排就绪，天已大亮了。这时，小柱子跑来报告，说女人肚子疼得紧，让李运旺赶快回去。

原来，王氏从牛医生的灵柩抬走之后，情绪慢慢稳定了。五婶让女佣做了一大碗鸡蛋挂面，劝说王氏吃下。那时王氏便觉肚子疼得更上紧了，羊水一股一股朝外溢。五婶一面着小柱子去找李运旺，一面从提兜里请出一尊木雕的神仙来，说是送子娘娘，恭恭敬敬地供在高桌上，点了三炷草香，烧了两张黄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了些祈福保佑的话，然后两手合十，双目微闭，冥冥之中用心谛听了片刻，回头便对王氏说：“送子娘娘讲了，让你放宽心，今晚五更天保你儿子平安落草……”说得王氏浑身是劲。五婶忙将炕头的席子搂起半边，倒了一盆预先备好的细炉灰，摊摊匀，让王氏脱光下身平躺上去，蒙上一块被单。又命女佣将烧好的开水、煮过的剪刀等一并摆好备用。

说话间，李运旺从牛家塔赶回来了。五婶又将送子娘娘的话传达一遍，李运旺见王氏气色挺好，也就放心了，将牛医生丧葬事宜简要地对王氏讲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你就宽心吧，大小事情全处理顺当了……”

五婶也说：“好事多磨难。丧事冲喜事，别人想求还求不来呢！小少爷日后定是大富大贵之人。”

李运旺说：“托你的吉言。”

这时，王氏叫了一声“五婶”。五婶揭起被单瞅瞅，便笑着将李运旺推出门去。

李运旺站在门外，心别别地跳得老紧。只听屋里五婶对王氏说：“拉紧我的手，使劲，使劲，再使劲……”随后又听得“哇哇”的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响起，王氏用低微的声音问：“是男是女？”李运旺的心呼地一下子提了老高，却没有听清五婶嘟囔的什么。

李运旺肩膀上一使劲，便进了屋，只见娘子嘴唇打着颤不说话。

五婶道：“送子娘娘原是送了个长茶壶壶的进你家屋的，不想在大门那儿让那麒麟搭了一爪，生生把个壶嘴嘴给揪去了，倒是给撕开了一绽……”

李运旺叹了口气，忙安慰女人说：“闺女挺好，闺女我也喜欢。咱还想多来几个哩……”

五婶也说：“说的是。你们看这娃生得多俊。我接生一辈子，从没见过刚出世就这么好看的……”

说得王氏也高兴起来，对李运旺道：“你进门那阵儿，我迷糊了一刻，梦见又回到了儿时。我在我们家屋后那片林子里疯跑呢，一只好漂亮好漂亮的黄莺儿在我的左右飞啊飞的，一头就扑进了我的怀里……”

五婶道：“你女儿给你托梦哩，一个小仙女儿……”

李运旺道：“好，你这梦喜兴。咱闺女就叫莺莺了。”

李运旺决定去趟土地庙。看起来，只有求土地爷保他一家的安宁了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昨天他是不该对那麒麟下毒手的。李运旺想起自己让人将斑斑“往死里打”时，那斑斑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他想这一回自家可是造了大孽了，以老天爷的好生之德是绝然不会饶恕自家的了。李运旺悔得肠子都发青了。

李运旺买了一只羯羊，拉着去土地庙了牲。

“了牲”是晋西北地区流行的拜神祈福中最为隆重的一种。了，了却心愿；牲，即牺牲。带着牺牲去拜神祈福，以一颗无比虔诚之心了却心愿之谓也。不过，这里的牺牲不是已经宰杀了的死物，而是活蹦乱跳的活物。以活物作贡献，欲以活物的“临场

表现”预卜吉凶也。

那时在各种样式的寺观庙宇中，以土地庙的数量最多，也最为简陋。李家山被称为凤首的山圪梁上就有一座，孤零零的，有点儿歪斜。远远看去，像贪玩的孩童为“过家家”搭设的不太高明的“房子”。内中只有土地爷一尊塑像，衣衫不整，面容苍白，一副落魄文人的寒酸相。东、西两面的墙壁上有些壁画，画的什么，却不太好认了，隐隐约有山有水有草树有云朵也有几个人物罢了。不过，看起来，香火还是有的。在土地爷面前的香炉里，香灰积了老高；地上的化表钵中，黄表的灰烬被风吹得打着旋儿。供桌上虽无贡品，但膜拜者献上的旗幡却有两面，是用小石头压在供桌前沿上的。一面上写着：保境安民；另一面上写着：威镇四方。看起来这位爷倒是个文武全才了。

李运旺拉着羯羊走进庙门。他似乎并未注意土地爷的气色神情，也未细看墙上的画，地上的香炉、表钵，以及供桌上那两面旗幡什么的。他一手紧挽着拴羊的缰绳，一手将几样果品、几个白面捏成的献子儿从小篮里取出来布上供桌。于是，上香，化表，跪地下叩头，默祷……他流泪了。他的悔恨是那样真诚，不由人不感动。接下来，他便从小篮的另一边取出一罐凉水来，照着那羯羊的头上浇了下去。两只红红的、满怀希望的眼睛紧盯着羯羊。“羊啊，羊啊，你快快打颤啊，你应该打颤啊。你战栗了，就算土地爷答应我的祈求了，就算我阖家的安宁有保障了，就算那斑斑无奈我何了，就算我李运旺子嗣有望了……啊啊啊，羊啊羊啊，你快快打颤吧。”

然而，那羯羊却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两眼痴痴地看着土地爷的右脚，似乎在专心致志地研究那鞋子的大小尺寸，又像是深深陷入了某种遐思……

“老天爷啊，你就饶过我吧……”

李运旺嚎啕痛哭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叩首不止，额上血珠渗了出来。

“土地爷啊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。只要您点点头，秋后我定然为您重造神宅，再塑金身……”

忽然，一阵细碎的水点洒向他。李运旺揉揉眼，扭头一看，那羯羊战栗得正紧。

李运旺破涕为笑，又叩了一回头便站起身来，没有忘记拉着那只被土地爷相中的羯羊。

10

然而事实上，土地爷并没有认真履行他的诺言。

王氏自生下莺莺后，没有爽利过一天。先是身下一直不干，后来又是头晕、耳鸣、盗汗、乏力，整夜整夜噩梦不断，无法成眠。眼看着欢马流星一个人，一日日变得暮气沉沉，只比那死人多出一口气了。李运旺到处延医诊视，大包小包往回买药，好言规劝王氏忍苦配合，忙得连碛口镇的生意都无暇过问了，可王氏还是一日不如一日。

五婶对李运旺说：“请小红鞋看看吧……”

小红鞋是有名的师婆。据说，那女人只要将一双小红鞋往脚上一套，就能腾云驾雾，自由出入阴阳两界；只要将手中的神鼓一敲，麻叶飞刀一抡，啥样的妖魔鬼怪都要束手就擒。

于是便请来了小红鞋。李运旺早就听说这女人的名字了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原来已经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了，苍黄的面皮上褶皱儿好多，眼珠儿轮得飞快，下嘴唇朝上翻着，活像粘了一块霉坏的桔子皮。

李宅的院子里摆上了一张八仙桌，桌子一边放置太师椅一把，上铺锦褥。小红鞋净手、漱口，盘腿坐上太师椅，指挥李运旺点香、烧表、叩头。然后，她伸出兰花指拈了一点香灰朝自家鼻子下抹去，立即像被电火烫着般浑身一凛，随即伸了个懒腰，眼望虚空，双手合十，大喝一声：“吾神来也！”

李运旺连忙又把响头叩了下去。

神仙操着怪怪的嗓子唱道：

李掌柜，你细听，
吾神在此把话明。
你家牝牛已成精，
阴司地狱任意行。

带来恶鬼充麒麟，
要害李氏一家门。
从此家运难振作，
从此子息难繁荣。
财源枯竭水不流，
……

李运旺听得出汗淋漓，跳起来大叫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

神仙鼻子里哼哼道：

“吾神自有办法。只是吾神此去阴司，那牛头说你们家牝牛原是他的侄儿，只因他欠了马面些银子未还，那马面便将一个冤魂拴到你家牝牛尾巴上，让它带来阳世做讨债鬼使。马面原以为那牝牛为你家劳作多年，你李掌柜定会慷慨为它还债，没想到债还是未还上，便将那冤魂化作恶鬼……”

李运旺叩头如捣蒜，问：“也不知我们家牝牛欠了那马面多少银子？请神仙明告……”

神仙眼皮颤颤地说：“多倒不多，不过十两罢了……”

李运旺忙道：“十两银子，好说，好说。回头您给咱代为还上。您就赶快使出手段来，降服它吧……”

“吾神慈悲为怀，就不难为它了，还是好米好面好好招待于它，然后送它上路……”

于是，神仙从太师椅上款款溜下来，拎起神鼓，敲击着，舞蹈着，又带着李运旺去牛圈，在青花牝牛槽头点香烧表叩头，咿咿呀呀唱了一支安魂曲。然后回屋里，吩咐女佣取一碗净水摆到王氏床头，撒一些米面进去，又取三根竹筷一支支朝着碗里栽。因见竹筷朝着病人倒去，便取出麻叶飞刀照竹筷一抡再抡，说：“你要还不乖乖离去，休怪吾神飞刀无情……”又令撒了些米面进去。再栽竹筷，那竹筷终于朝门口倒去了。于是命李运旺端了那碗送往就近的一个十字路口，泼水在地，再次点香烧表叩头，回来将碗扣于大门之外。

神仙再次坐在太师椅上后，打了个呵欠道：“吾神去也！”

神仙又如梦初醒般问李运旺：“仙家有啥吩咐？”

李运旺没说话，忙取了十两银子奉上。心想：“只要女人的病体康复，花俩钱儿值得……”